

三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
八万对八十万人的一场战争

淝水大战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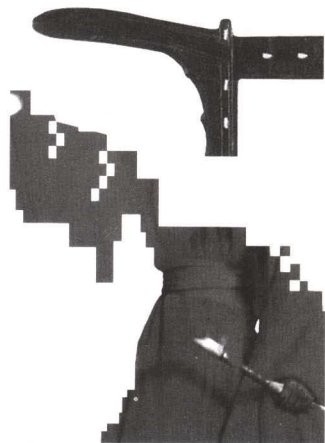
卧底

吴启泰 著

公元三三八三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卧底公元三八三

淝水大战传奇

吴启泰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编 审：刘 明

责任编辑：刘美贤

封面设计：马占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底公元三八三：淝水大战传奇/吴启泰著.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5

ISBN 7-80709-070-7

I. 卧… II. 吴…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6727号

卧底公元三八三

吴启泰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

深圳彩帝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709-070-7/I·24 定价：28.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物表

(年龄以公元378年计算)

谢安	字安石。58岁，东晋丞相，三军征讨大都督。
苻坚	字永固。氐族人，40岁，前秦国大秦天王。
冷眉	原名香君。汉人，22岁，东晋建康玉兰坊名伎。
姚萏	字景茂。羌人，48岁，前秦前卫将军，原羌人首领。
苻夫人	名苻瑶。羌人美女，21岁，苻坚宠妃。
任娟	汉人，19岁，刘大柱未婚妻，后为朱序部下女兵营首领。
刘牢之	字道坚。27岁，东晋北府兵扬鹰将军。
朱序	字次伦。东晋襄阳太守，后被秦国俘虏，成为前秦支度尚书。
谢玄	字幼度。33岁，谢安之侄。东晋前锋大都督，北府兵统帅。
张玄	玄学家，谢安棋友，后为晋国情报系统负责人。
谢夫人	谢安之妻。
司马道子	30岁，东晋会稽王，孝武帝同父异母之兄。
谢琰	字瑗度。辅国将军，谢安之子。
谢石	字石奴。52岁，东晋都督大将军，前线总指挥。谢安之弟。
桓伊	年过三旬，东晋西中郎将。
司马曜	年近三旬，东晋孝武帝。
崇德太后	年过五旬，司马曜之母。
苻融	字博休。年近四旬，前秦阳平公，苻坚堂弟。
慕容垂	字道明。鲜卑族，52岁，前秦京兆尹，大将军。
刘过	氐人，字瑞章，司马道子门客，秦国间谍。
姚蓬子	羌人，30岁，姚萏派往东晋的间谍。
耿木	羌人，25岁，华阳宫太监。
刘大柱	21岁，任娟未婚夫，后被前秦兵俘虏，成为皇家御厨。
苻丕	21岁，长乐公，苻坚之子。
朱彤	氐人，38岁，前秦秘书监大臣。
梁成	氐族人，秦国将军。
张蚝	氐族人，秦国将军。

目 录

第一章 氤 香 阁.....	1
第二章 红颜知己.....	7
第三章 君王与刺客.....	15
第四章 襄阳告急.....	30
第五章 风云突变.....	43
第六章 战争与阴谋.....	54
第七章 日落长安.....	64
第八章 大江东去.....	79
第九章 切肤之痛.....	87
第十章 赐 婚.....	99
第十一章 战争与女人.....	106
第十二章 离 间 计.....	121
第十三章 反 间 计.....	136
第十四章 化险为夷.....	145
第十五章 洗尧与耿木.....	160
第十六章 天地一局棋.....	171
第十七章 不该杀的人.....	177
第十八章 西线无战事.....	184
第十九章 洗尧与冷眉.....	189
第二十章 寿阳失守.....	197
第二十一章 白 云 庵.....	210
第二十二章 劝 降.....	217
第二十三章 草木皆兵.....	229
第二十四章 淝水大战.....	240
第二十五章 末路英雄泪.....	257
后 记.....	265

第一章 氤香阁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战事爆发前夕的平静令人窒息，这是身处高层决策圈之外的普通人无法感受的。人们除了身边发生的，以及街谈巷议中听到的，其他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等于没有灾难。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的市民们一如既往，在缓慢而粘滞的节奏中，悠闲自在地打发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入夜后，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秦淮河畔的歌舞伎坊热闹非凡，一派歌舞升平。

东晋太元初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地处城南，位于秦淮河畔的玉兰坊来了几位尊贵客人。这班人聚集在氤香阁，其中有内史王直、荆州刺史桓冲、北府兵统领谢玄以及年轻的鹰扬将军刘牢之等文武官员，一同前来的还有赫赫有名的当朝丞相谢安。

当时人称这些艺伎集中的地方为坊，如玉兰坊、牡丹坊、杏花坊等等。坊，作坊的简称。不同作坊有不同的技术、手艺和产品，歌舞伎院的产品不言自明。突出一个“坊”字，似乎

为了标榜他们产品所内涵的才情色艺，用时下通俗的话，其中有一定文化含量。坊间姑娘不仅年轻貌美，大多受过良好训练，一个个能歌善舞，风情万种。提起玉兰坊，建康城里没人不知道，它所以在众多坊间名声在外，与冷姑娘名气分不开。而她所以名扬天下，与东晋风流丞相谢安则密切相关。

冷姑娘叫冷眉，今年二十一。她容貌出众，气质华贵，棋琴书画无不精通，而且诗文出色，又能写一手工整娟秀的蝇头小楷。更令人称绝的是她身为女子，竟然下得一手好围棋。当时围棋十分流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门书生，几乎没有不会下的。作为青楼女子，有如此不俗的棋力，名声很快传开。许多会下棋的客人们既好奇又不服气，纷纷登门求战，结果全败下阵来。在一些好事者怂恿下，一些棋力相当的棋手也跑来一试高低。一时间，她在棋界名声大震。东晋刘御史为当朝一品（相当于现在九段）棋手，杀遍朝野无敌手，人称大国手。他听说此事，很不一样以为然，特意来玉兰坊与她叫板。冷眉见到这位大国手亲临氤香阁，既惊喜又惶然，主动提出对方授她二子，也就是开局前让她在棋盘星位上先放二子，以此表示对他敬重和实力的差距。那天到场的人特别多，客厅内外挤满了观棋的客人，这盘棋从上午一直下到傍晚，杀得难分难解，最后刘御史以一目之差惜败。

刘御史与谢安是棋友，事后他告诉谢安，称冷姑娘棋力不凡，相当于二品棋力。谢安是超级棋迷，听说有这样一位美人儿下得一手好棋，很快跑来找她下棋。就棋力而言，虽未经评定品次，他自认有二品棋力，除了刘御史，满朝文武很少有人及得上他。刘御史让他二子，他经常能赢对方，相信冷姑娘占不到他多少便宜。为了防止当许多人面输棋的尴尬，他带着贴身书童谢小东，悄悄来到玉兰坊。谢丞相的到来惊动了坊间上下，坊主与管事婆们慌忙赶来，围着他团团转，惟恐伺候不周。他毫不客气地将所有人撵走，放下客厅门上的珠帘，让书童守在门厅不让外人进来，专心与冷姑娘下棋。

他们下了足足两个时辰，相当于如今的四个小时。结果谢安输了。他愣愣地看着棋盘半天不说话，心里非常不服气。他认为女人下不好棋，漂亮女人尤其如此。而冷眉不但漂亮，同时下得一手好棋，实属罕见。当晚回到家，谢安将下过的棋重新复了一遍，看看究竟输在什么地方，结果发现自己本来有机会赢，许多机会没抓住，尤其收官时没注意到角部一块棋，被她连扑几手，成了倒脱靴，一下子被她捞走十几目棋。第二天，谢安再次跑来找冷眉下棋，一心想赢她。事前坊主再三和冷眉咬耳朵，让她手下留情。冷眉全当没听见，坐在棋桌上毫不手软，结果谢安再次输给她。谢安是不服输的人，越输越要下，从此经常跑来找冷眉下棋。因为棋，谢安和冷眉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她的常客。谢安有时一人，有时带一班文人墨

客来此聚会，或饮酒赋诗，或坐而论道，大谈黄老与佛学，天南地北海吹神聊。谢安的光顾，令冷眉身价百倍，玉兰坊也因此成为秦淮河畔最抢眼的坊间第一楼。

氤香阁是冷眉接客的地方。这是一个独门小院，门额匾曰：氤香。穿过小庭院，一进门有个不大的门厅，隔着一排隔扇门，内有一间花厅。花厅很大，连着一间餐厅。客厅梁上垂挂着暖黄色帷幄，以防瓦顶与梁上的灰尘。帷幄边屏风后暗隐大小两间卧室。客厅内布置得非常考究而实用。南窗下有一张大榻床，两边各有一个较短的连榻，四周随意放着几个小杌，供一个人坐，所以又称为独坐。杌与连榻前摆着案几，上陈放着茶具和酒具。大榻上铺着象牙席，席上铺着几个软垫，供贵宾所用。榻上正中有一矮几，除了一些常用器皿，还引人注目地放着一方镶着银线的楠木围棋盘，专为她陪丞相下棋所用。一色的楠木家具，做工一流的隔扇门窗，配着墙上的字画和古玩架上的陈设，处处透出女主人不俗的品味。

冷眉备上好茶和点心，当然少不了几盘小菜和口味醇正的酃阳水酒。这种酒比北方名酒白堕春度数低，不上头，由此成为皇家祭奠礼仪上的贡酒。这种酒市面上不好买，一般不拿出来，因为谢安光顾，冷眉才特意备上。她知道这些显贵们是放下茶杯端起酒杯，离了酒是谈不成事的。她一眼看出今天聚会非同寻常。平时谢丞相带来的多是文人墨客或一些棋友，很少有官员，更不用说带兵的将军。今天不但中郎将桓伊和前锋都督谢玄来了，平时从不登门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也来了。她知道他们谈的都是大事，为了方便他们说话，她特意将丫头支走，亲自倒茶送水。做完了该做的事后，独自坐在外间门厅里嗑瓜子。隔着珠帘，她断断续续听到他们争论，有时甚至很激烈，似乎与近来边境发生的战事有关。

二十八年前，居住在河西一带的北方少数民族氏族首领苻健，带领族人西入潼关，占据长安，建立了前秦王朝。苻健死后，儿子苻生接位。苻生性格凶残，荒淫无度，朝廷上下怨声载道。两年后，在氏人贵族与皇族内部支持下，苻坚在一次宫廷政变中结束了苻生的暴政。苻坚登上皇位后，改年号为永兴，在丞相王猛等人的辅佐下，国力日益强盛，先后灭了燕、代和前凉等国，公元376年统一北方。此后，前秦帝国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雄才大略的苻坚踌躇满志，一心想挟胜利之师，完成天下一统的霸业。为此，他一方面在朝廷实施许多重大改革，同时屯田储粮，扩充军队，并在与东晋接壤的汉水与淮河一带频频挑起战事，等待机会麾师南下，一举歼灭晋国。

面对秦国大军的虎视眈眈，晋国以司马道子为首的皇族反对打仗，主张以和谈解决两国纷争，大不了割地赔银子，落得天下太平。但以谢安为首的许多官员，

特别是带兵将领，深知苻坚的野心，认为双方大战势所难免，所以坚决反对议和。双方争持不下，即于上朝时当着崇德皇太后的面，王直等人差点与司马道子吵起来。谢安当即制止了他。退朝后便将他叫到这儿，与众将领一起以听歌观舞为幌子，商量有关军机大事。

谢安非常清醒，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他早就预料秦国攻打晋国是迟早要发生的，因此对世袭的东晋军队进行了彻底改造，以北方逃到南方的汉人为主，组建了北府兵，并推荐侄子谢玄为统领，派刘牢之作为他的参军，日日加紧军事训练，以防患于未然。这一举动引起司马家族的疑虑，会稽王司马道子等人认为谢安危言耸听，故意夸大敌情，以防秦兵为借口，组建自己的军队，目的在于架空皇权。他在孝武皇帝和皇太后面前竭力挑唆，主张褫其兵权，以防大权旁落。由于大敌当前，加上担心王、谢家族的势力，崇德皇太后和司马曜迟迟未予下手。

谈完正事，冷眉陪同谢安等人共进晚餐。张玄临时赶到。此人生得其貌不扬，脑瓜却十分管用，干瘦的猴脸上瞪着一双灵活的大眼，一眨眼便冒出个主意来。他博学多才，口若悬河，说起话来妙趣横生，而且下得一手好围棋，正是这后一点，令他成为谢安的棋友兼好友。他虽无官职，但一向是达官贵人酒桌上的少不了的幕宾。他一到，场面立即热闹起来，从黄老的道学谈到佛学，从命相学扯到占星术，并不时插科打诨，令这些一脸严肃的将军们开怀大笑，乐不可支。

冷姑娘坐在谢安身边，看出他虽然有说有笑，但经常走神，似乎心事重重。晚餐后，众人陆续散去。谢安独自留下，提出和冷眉下一盘棋。两人坐在榻上落子如飞。谢安左下角一块棋被冷眉围住。他好不容易做活，却被她在外面做成大势，局面顿时落后许多，最后不得不投子认输。他想再下一盘。她笑着说，丞相这盘棋输在棋外。他连忙问什么意思。她说丞相有心事，所以输棋。他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有心思。她笑了笑，打了个谜语让他猜：“一枝花，靠墙栽。雨不落，花不开。”谢安听后心中暗暗吃惊，谜底为伞，谐音“散”，一语道破他内心隐忧。孝武帝一向没主意，崇德皇太后听政，大事小事都由司马曜同父异母的哥哥司马道子拿主意。司马道子纠结一班皇族和官员，暗中排斥谢安，加上北方来的土族与南方土族不和，土族与庶族间矛盾也很深，以至上下人心涣散——这是大敌当前最忌讳的要害。

“一个散字，说到我心里去了，这正是我最担心的。”长期以来，谢安从不和冷眉谈朝中政务，这次却破了例，与她坐在灯下谈起时局来。

“我瞎猜的，丞相不要见笑。”

“不，你说中了当前的要害。”他呷了一口茶，不无忧虑地说，“秦王苻坚

雄才大略，登基以来短短二十年便统一北方。他不但能打仗，而且心胸大度，对战败的羯人、鲜卑人和羌人头领实行怀柔政策，招降纳叛，安抚人心，或委以重任，或加以高官厚禄。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要战胜他非常困难。我们头一条要人心齐，偏偏朝中上下政见不一，人心涣散！”

“丞相想过没有，要论人心散，秦国比我们有过之无不及。”

“此话怎讲？”

“据奴婢所知，苻坚靠的是氏族打天下，不论汉人、羌人、羯人还是鲜卑人，虽然被他征服，却并不甘心俯首称臣。他们其中不少人握有兵权，表面上听秦王的，其实暗中各有各的心思。”

“接着往下讲。”这些天他想得最多的便是这件事，没想这位红粉佳人和他想到一处去了。派往前秦的间谍前不久送来一封密报，指前秦官员大多反对攻打晋国，连苻坚的弟弟和儿子都不赞成。而羌人首领姚萇和鲜卑族将军慕容垂却一反常态，竭力支持苻坚南下攻晋，看来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中原汉人原是我晋国臣民，现在沦为氏人的佃客和奴隶，心有怨恨，何况他们与我们同宗同族，有几个愿意为苻坚卖命？”

“好！讲得好！刚才与那些带兵的将领商讨抗秦大计，说来说去都围绕兵力不足的难题，北府兵加在一起不到八万人。而秦国大军人数众多，至少超过六十万甚至更多。他们看到双方兵力的悬殊，却没有看到人心所向的力量。”他看着冷眉那双灵气十足的眼睛，心里生出许多感慨，忍不住对她说，你若不是个女子，一定是朝廷的栋梁之材。

“吕后也是个女人！”她开玩笑提起汉高祖的皇后，这是一位极有手腕的皇后。

“她处理朝政确有一套，但不能带兵打仗。”他委婉地笑道。

“天不早了，你忙了一天，也该休息了。我让小玉打盆热水来，我帮你洗洗脚，解解乏。”她看着谢安紧锁的双眉，知道他心事太重，便不失时机地提出帮他洗脚，放松一下他绷紧的神经。

“不必了。”她正要起身准备去叫丫头，他伸手将她揽入怀中，动情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冷眉，这世上你最了解我心思。”

“丞相此话当真？”她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什么丞相不丞相，太生分，我说了多少次，叫我安石。”

“丞相的字号不是一般人叫的，何况我不过一个坊间女子。”她抿嘴一笑。

“让你叫你就叫。你不叫，别人更不配叫。”他一把将她抱起，绕过屏风向

睡房走去。

冷眉拉下帐帘，娇媚地躺在床上，像猫儿蜷缩着身子，用被子蒙住脸。看见她这副模样，谢安心里说不出的爱怜，胸口涌动着一股热血。他脱下宽大的长袍，正准备掀起帐帘，丫头小玉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头闯进来。谢安说不出地恼火，门上的珠帘已经放下了，丫头竟敢擅自闯入，胆子也太大了。不等他发作，小玉告诉他，谢夫人来了。听说夫人来了，他顿时愣住，这位丞相怕老婆在建康城里是有名的，连忙披上外衣，迅速翻过窗户从后院逃走。

9
不一会儿，谢夫人带着几名丫头走进冷姑娘睡房。有关丈夫与坊间女子冷姑娘的传言不少，她事先打听到他晚上在这儿，特意赶来想将谢安与冷眉堵在屋里。没想她迟来一步，没抓到丈夫，却发现窗边他匆忙逃走时落下的一只木屐。谢夫人出身名门，顾及丈夫的名声，既然他没来得及与这个贱女人上床，她也犯不上大吵大闹，这样只能闹得满城风雨，有伤谢氏家族和当朝丞相的面子。她出现在冷眉睡房里，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和警告，表明她绝不容忍这种事发生在丈夫身上。她本想捡起木屐，想想又忍住，索性装糊涂装到底。她看一眼身穿睡袍神色惊慌的建康名伎，心里涌出一股莫名的滋味。她也曾年轻过，丈夫也曾发狂地爱过自己，似水流年的岁月最终洗去她动人的青春，如今却是徐娘半老。在这位年轻貌美的名伎身上，谢夫人似乎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心里突然生出一丝怜悯。她现在卖的不过是女人的青春，她很快会老去，到头来什么也留不下。想到这儿，谢夫人暗骂男人都不是东西。这位姑娘比丞相的儿子还要小，丈夫竟然好意思和她上床。

谢夫人不动声色地走了。冷眉吓得浑身发软，没想到谢夫人会轻易放过。谢夫人放过冷眉，却没放过谢安，她回到家狠狠将谢安骂了一通。后来冷姑娘听人说谢夫人回到家大发雷霆，将谢安从床上拖起，罚他在地下跪了一夜。人们一时传为笑谈，说得有鼻子有眼。面对这些流言蜚语，冷眉心里说不出地失落，没想到堂堂当朝丞相，惧内惧到如此程度，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

第二章 红颜知己

几天后谢安再次跑来见冷眉。冷眉原以为出了上次的事，丞相多半不敢来，或至少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再来，没想到这么快又跑来了。对他的到来，她十分欣喜，忍了又忍，最终还是忍不住问起夫人罚跪的传言。谢安坦然地说，挨骂了，但绝无下跪一事。他不无自嘲地说：“都说夫人是母老虎，其实她是一只通情达理的母老虎。她知道我喜欢你，只是骂骂而已。这不，我不是又来看你了。”

“人家都急死了，你还有心情说笑！”冷眉埋怨道。

“讲的都是真话。”谢安底气十足地说，“堂堂七尺汉子，连个美人都不敢爱，不要说做丞相，连做男人也不配。我不但像过去一样时常来看你，夫人要逼急了，我就把你娶回家，看她敢怎么样。”

“此话当真？”她心里一热。但一想到那天他落荒而逃的情景，心里又凉了。

“句句都是心里话。一天不见你，心里好像少了什么。”谢安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尽管年过五旬，仍然对女人有着强烈的兴趣和冲动。他曾私下对好友张玄说，他生平有三大爱好：女

人、围棋和书法。做官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特别喜欢漂亮且聪明的女子。夫人年轻时就是这种难得的美女和才女，深得他的宠爱。岁月流逝，夫人韶光渐老，令他不胜唏嘘。偏偏这时他遇见冷眉，并在她身上看到了夫人年轻时的影子。

“那好，我等着你娶我过去。”她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客人知道我是丞相的人，都不敢碰我。今后除了你，我索性谁也不见了。”

“不好，这不好，不能因为我一人之爱，坏了坊间规矩。”

“心虚了不是？”

“身为丞相，不能因一己所爱，夺天下人之所好。这叫虚怀若谷，谦逊大度。怎么能说我心虚？”他何尝不想娶冷眉回家，他连做梦都想，只不过夫人那道关通不过，只好以一番大道理为自己辩解。

“丞相不用担心，我不过逗逗您，绝不难为您。”

面对冷眉的嫣然一笑，谢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一向能言善辩，不料被她小小耍弄了一下。看着她脸上得意的狡黠，他心里多少有些苦涩。她连忙岔开话头，非常适时地指着棋盘陪他下棋。听说下棋，他顿时来劲了，像孩童般笑开了脸，当即盘腿坐在榻上，取过棋，一心想在棋上杀败她，多少挽回点面子。

他与她下过许多盘棋，一开始觉得她的棋软软的，似乎没多大杀力，一经交手才发现她绵里藏针，柔中有刚，一旦被她发现机会，手下绝不留情。他显然低估了她的棋力。她对棋局有极好的控制能力，胜负之间把握得很有分寸，既不让他输得沮丧，也不让他赢得轻松。越是这样，他越是想赢她。来她这儿下棋，一般情况下最后一局不赢她，他是不会轻易离开的。她也看出这一点，每当此时总会输给他，而且输得不露痕迹。

冷姑娘祖藉姑苏，后来父亲到彭城（今徐州）当太守，她随父母去了彭城，在那儿长大。她原名香君，家教严谨，自幼常与琴棋为伴，尤其对围棋有着极高的悟性。在父亲影响下，她学会了下围棋。十二岁那年，父亲已经不是她对手了。父亲将她带到城郊一座禅寺，拜一位禅师为师，跟他学棋。两年后禅师不幸圆寂，坐化前留下一本古谱。她将棋谱带回家潜心研究，棋艺有了惊人的长进，彭城许多棋客都在她面前败下阵来。后来彭城最好的棋手与她对弈，双方下了半日，竟然是一局和棋。从此她声名大振，成为彭城棋界的有名的才女。

她作为官宦世家的独生女，按原有的生命轨迹，本应该像其他千金小姐一样，嫁个门当户对的士族子弟，生儿育女，养尊处优地度过一生。不料人生如棋局，变化莫测。五年前，她刚满十六岁那年，前秦大军突然攻入彭城。父母殒命战乱，她则被秦军掳去。

她被士兵带回军营。她的美色引起许多士兵的垂涎，人人都想得到她，为此而发生一场拼斗。一名羌人小军头击败所有对手，将她带入军帐企图玷污她。她拼命呼救，正好前卫将军姚萇由此经过，将她救下。姚萇原为羌人酋长，羌人被氐人征服后，他投降了秦国，被苻坚委以重任，成为秦国将军。此人浓眉大眼，个头不高，却长得非常结实。他对她一见倾心。他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知道要真正得到这个美人儿的心，不能硬来。他将她带回军营，派人精心伺候，然后问起她的身世。当他知道她父亲是彭城太守时，对她格外照顾，十分大度地表示现在兵荒马乱，不宜走动，日后有机会再送她回晋国。城破家亡，她想回去也回不了，时间一长，她便成为他的爱妾。婚后他对她宠爱有加，封她为彭城夫人，享受夫人待遇，不论留在长安，或打仗出远门，都将她带在身边。一次他发兵信阳，半路上与东晋军队发生遭遇战，在乱战中与冷眉失散。她随难民一起逃到南方，来到建康，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被一名坊主收留，并取艺名冷眉，不过数年间，她便成为建康远近闻名的艺伎。

这局棋下了半日，谢安以一目之差输了。面对这一微弱差距，他心里很不服气，复盘时指着她在白子大空中投入一子发出疑问。所谓复盘，就是从始至终将下过的棋按次序重新摆一遍，找出输棋的原因和疑问来。

“四周都是我的白子，你怎么敢孤子深入？”他问她。

“丞相没注意，我下方有一黑子，没这个子远远接应是不行的。”

“看来姑娘棋力在我之上。有时能赢你不过是侥幸，要么就是你有意让我。”他拍着脑门叫道，埋怨自己大意，连这个也没看到。

“说不上有意让，奴婢有时下得比较斯文，让您占了便宜，等我发力已经来不及了。”她笑着说。

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对手是什么人，只要她拿起棋子，除了一心想赢棋外，其他从来不考虑。一开始和谢安下棋时，坊主和其他人偷偷打招呼，有意让她放水。对此她非常不以为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有权有势的老头子，有什么了不得，他要是怕输棋，就不要来下棋。所以她非但不手下留情，而且特别认真，铆足了劲一连几天没让他赢过。后来跟他熟悉了，发现他根本不是那种以权势压人的人，他对围棋的热爱远远超出她的想象，渐渐地，她喜欢上这位毫无架子的丞相，被他身上某些特有的气质所吸引，不知不觉中萌生好感。从那之后，她在棋盘上越来越斯文。这种斯文，其实是手软，因为担心他总赢不了，最终失去来下棋的兴趣，所以有意无意中下出一些缓手。毕竟他棋力不俗，一旦被他抓住机会，他就会赢。冷眉在棋上从不让人，为什么偏偏让谢安？因为她不想失去他，惟有让他赢几局，才能

将他留在身边。她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吃惊，她似乎爱上了这个比她大三十多岁的男人。她不敢再往下想。烟花柳尘，来来往往，本是游戏人生，何况他贵为当朝丞相，这种爱不会有任何结果。

“你的棋一定得到过高人指点。”谢安满脑门子心思仍然在棋上。

听冷眉说了向禅师学棋的经过后，他非常感慨，一位无名禅师竟然有如此过人的棋力，教出她这样的学生。看来北方棋手棋艺普遍高于南方棋手。记得当年魏国棋手范宁儿与李彪出使南朝，与王杭在宫中下棋。范、王二人分别为南北顶尖高手，原以为有一场势均力敌的大战，没想到范宁轻松取胜，可见南北围棋的差距。问了棋，又问了她身世，得知她父亲原是彭城太守，他心里暗暗吃惊，不明白她身为太守之女，怎么会沦为青楼女子。在他追问下，她说出几年前秦军攻占彭城，父母不幸死于战乱，她侥幸逃脱，随难民一起逃到南方。她隐瞒了被秦军掳去，以及与姚萇之间的关系。他听后久久不语，十分同情她的遭遇。

她不想扫他兴，连忙岔开话题，指着棋盘对他说：“丞相刚才要是在我下方一子边扳一手，我就输定了。”

“是呀，这个子好比交战双方派出的间谍，一般不引人注意，没想到恰恰起了大作用。”他点头称是，觉得棋局如同战局，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丞相派人到秦国当耳线，秦国会不会也派人来这里打探情况？”

“你听到了什么？”他暗暗吃惊，因为前不久有人向他密报，司马道子门客中可能混有秦国派来的间谍。

“奴婢不过是瞎猜的。棋局如同世理，由此及彼，既然丞相想到了，苻坚也会想到。”

“有道理，有道理。想他人之想，才能免他人之忧。”他不得不佩服她小小年纪有过人的见识。两国交兵之前，都想摸清对手的情况，不但要派密探了解对方情况，而且要严防对方派来的密探。他想到了，她也想到了，正如上次她说出一个散字，一语道破了他的心思。女人往往因为聪明而美丽。她不但美色诱人，且聪慧灵秀，处处懂他的心思，这后一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两眼盯着她，心里多少有些庆幸，迟暮之年竟然会遇上她这样一位可人儿。

她低下脑袋，躲着他的目光，双手捧起茶杯，轻轻吹着滚烫的热茶上浮起的碎叶片，心里想着那天在牡丹坊的情景。刚才提醒他秦国也会派间谍来晋国，嘴上说瞎猜，其实不完全如此。那天她去牡丹坊祝贺刘姑娘生日，刘姑娘是那儿的头牌，晚上去了许多客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无意中发现一个中年男人，有些面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回到家，她突然想起在长安见过他。此人是秦国人，

突然出现在建康，会不会是秦国派来的密探？

想到这儿，她心里乱得不行。不论他是不是间谍，他的出现，对她都不是好兆头。万一此人认出她，肯定会惹出许多麻烦。她身边常客多是晋朝的名门望族和达官显贵，谢安更不必说了。两国关系吃紧，随时要打仗，她与姚萇的关系一旦被人发现，肯定会引起怀疑，甚至以为她是秦国派来的间谍，将会把她抓进大牢关起来。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她也许应该离开建康，这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但感情上却做不到——心里放不下谢安，同时也抱着一丝侥幸，也许那人根本没认出她。

想到谢安，她心里顿时乱了。尽管他比她年龄大了许多，她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感到年龄的差别。他心态年轻，生动有趣，处处充满活力，根本看不出他年过五旬。他有时像个小孩，赢了棋手舞足蹈，将她搂进怀中，天南海北地神侃一通。输了棋便垂头丧气，坐在棋盘边盯着棋子不肯走，甚至连饭也不肯吃。直到她拉着他再下一局并输给他，而且不能让他看出有意让他，他才会一扫先前的沮丧。

他酒量好，她酒量一点不输给他。所以除了下棋，他喜欢与她对酌。一喝酒，他什么都跟她说，特别爱说小时候的事。他自小调皮，鬼点子多，一次躲在门后偷看小娘洗澡，被父亲脱了裤子狠狠打了一顿。十岁不到，他便将邻家小丫头带到后院静僻处亲嘴。将后院捉到的青蛙放进丫头被窝里，吓得她们身着内衣跳下床大叫。

他口无遮拦，无拘无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除了输棋，他从不生气。相反，她经常为一点小事拉脸子给他看。他一见她生气，什么有趣的话都能从他嘴里蹦出来，直到哄她笑出声来为止。有一次她被他惹急了，认真动了气。他弯腰作揖，赔礼道歉。她就是不理他，板着脸要撵他走。他急得围着她团团转，一不留神放了个屁。这个屁放得不合时宜，她忍不住想笑，因为气头上，她咬着牙硬是不笑。他嬉皮笑脸地对她说：“你都听见了，‘噗哧’一声，放屁都骂我不是，你还不消消气？”她没好气地说，臭死了。他反驳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我是向你赔罪才放的，不信再放一个你闻闻。他掀起长袍撅着屁股脸胀得通红，半天也憋不出屁来。他叹了口气，不无自嘲地说：“豆子吃少了，放不出威猛大屁。下次一定补上。”她终于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出来。

一天下午，冷眉坐在书桌前练字，谢安突然来了。她连忙起身相迎。他伸手将她按在椅子上，让她继续写，站在她身后瞅着纸面上工整的蝇头小楷，不停地夸她写得好。

“丑死了，丑死了。不能看！”她双手捂住纸面说，“丞相的字写得好，没

人比得了！奴婢的字让人看了会笑掉大牙的。”

“你认为我的字与王羲之之如何？”

“您与王右军齐名，堪称天下双绝。如今王右军已作古，您的字便是天下第一了！”

“傻丫头！我的字虽然不错，比起王羲之的还是差了一大截。他虽然辞世了，字却留在人间，怎么能说我的字天下第一？”

“王右军的字秀美精妙，无与伦比。但您的字透着一股狂傲，有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这是右军大人所没有的。”她显然有意讨好他，却说到了点子上，令他心里说不出的开心。

“既然你如此高看我，为什么从来不向我求字？”他忍不住问她，习惯性地伸手捋着下巴上的胡须，油亮乌黑的长须与他饱满的脸庞配在一起，显得格外雍容华贵。

“奴婢早就想求一幅字，只是向您求字的人实在太多，一直不好意思张口。”

“就凭你这番话，我非送你一幅字不可！”

她连忙表示谢意，兴奋地在毡面上铺开宣纸，用银勺为大砚台添了水，捋起衣袖替他磨墨。他兴致勃勃地提起笔，正要下笔，突然对她说：“我们事先说好，送了这幅字，以后不许一口一个丞相，叫我安石才合道理。”

“这……”

“你说，到底答应不答应？”

他表情认真地问，似乎她不答应他便不写了。她犹豫片刻，躲着他的目光点点头。他要她当即就叫。她脸憋得通红，终于从唇间挤出一声，“安石，奴婢向您求字了。”

谢安呵呵一笑，大笔一挥，在纸上写就四个大字：红颜知己。并落款一行小字：因性生情，书赠佳人，拳拳之心，耿耿此情，尽在不言中。己卯春日，安石。

他放下笔，侧目看着她，目光分明在问怎么样？这幅字以及落款，令她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在他心中有如此分量，顿时拉近了与他之间的距离。她情不能禁地在他腮边亲了一下，在他耳畔低声说：“安石，你真好。”

“过去白疼你了，居然到现在你才知道我对你好？”他轻轻搂着她，不无深情地说。

“一直知道你疼爱奴婢，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我如此看重你，将你视为红颜知己。是不是？”